

馮玉祥：

我的讀書生活

作家書屋 刊行



馮 玉 祥

我 的 讀 書 生 活

上 卷

我的讀書生活 上卷

一八九一年——一九二一年
(光緒十七年——宣統三年)

目次

引	言	一
1	頭一本書和頭一位先生	一〇
2	「子曰鋪」裏外的景象	一五
3	第二位板子不離手的先生	二一
4	學東葛四先生	二三

5	我的同學	二五
6	街西頭的另一個「子曰鋪」	二七
7	入伍後借讀的頭一本書	二九
8	又遇見一位先生	三八
9	一位好學不倦，誨人不厭的劉老總	四二
10	半生不熟的讀了「三國演義」	四五
11	大沽口讀的幾部小說	五〇
12	讀「傳單」	五七
13	我的算法老師	五九
14	讀「說唐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	六〇
15	「水滸傳」和「西遊記」	六二
16	教我查「五方元音」的陳寶泰	六九

17	鄙薄讀書人的高成義	七一
18	認識了尤鶴亭，初讀「聊齋」	七二
19	讀了兵學方面的書	八〇
20	王鐵珊先生	八九
21	施先兒，周先兒	九四
22	上官兵講堂	九五
23	「敝帚千金」	九六
24	朱師爺介紹了幾部書	九八
25	第一次進圖書館，碰到「讀史兵略」	一〇二
26	賣油條的作了我們的老師	一〇九
27	「飲冰室文集」和「綱鑑易知錄」	一一二
28	讀軍事書籍	一三六

29	「老殘遊記」和「儒林外史」更引起我對文學的愛好	一三九
30	「曾文正公家書」給我的是些什麼？	一四五
31	王化東標統的獎掖後進	一五五
32	在營副時代與鄧鑑三先生的讀書生活	一五七
33	活書一部	一七二
34	我們的軍事講堂	一七四
35	新民府讀禁書	一七七
36	「武學研究會」與「灤州起義」	一八四

引言

——「書有未曾經我讀，事非經過不知難。」

爲什麼要寫這本書？

「文字」本來是繼「語言」之不足的，因爲「語言」有時間、地點的限制，非用一種有形的東西，來補救這兩大缺陷不可。最初便有「結繩」來幫助「記事」，大事打一個大結，小事打一個小結。社會簡單的時候，一天有個三五件必辦的事，「褲帶上打上幾個結」，便也就可敷衍應用；可是社會越來越複雜，一根繩子上打上十個大結，十個小結，便連自己也鬧不清這大結小結代表的是那些事件了。

於是又有人在一根繩子以外，又加上許多小繩子，左結右結，上結下結，弄成一個網不

像網的東西，（現在祕魯還保存着這種「打結字」Quipos。）將就着可以記較多的事；可是畢竟是有限的，結來結去，自己也就糊塗了。

沒有辦法，便有人看到鳥獸走過去的跡印，以及一切事物的形象，都各自不同，能用幾條把牠畫在泥刻在器物或壁上，這樣便可記住更多的事，——於是，便產生了基礎的象形文字。

中國字是什麼人造的呢？一般的答案是倉頡。

然而魯迅先生說得好：

「……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却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他也不說『倉頡』，只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只說掉換，真是謹慎的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了，所以就只是這麼含糊糊糊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替結繩的人，又是什麼腳色呢？……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功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只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

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作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末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

文字本是應大眾的需要而產生的，可是自從同「史官」打上交道，有時便成為他們愚民的工具，並且阻礙了它向另一條好路上進展；世界的文字的發展是趨向兩條不同的路了：

一條是從「音」的方面，向前衍變，便成為拼音文字；

一條是從「形」的方面，向前衍變，便成為像中國今日的「方塊字」。

前一種記住了少數的字母，拼來拼去，變化無窮；

後一種，就得一個個的硬記住它的「形」「音」「義」三方面，方能應用。

這就是外國人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都認識文字，而中國人百分之八九十都不認識文字的根由之一。

這種半天認不到一個的「方塊字」，祇能是「有錢」、「有閒」的人方能學得起，窮人根本無份。

我是個「窮小子」出身的人，到現在居然認識了許多「方塊字」，這想來，真是奇蹟。可此中不知經過多少艱難困苦，我想，這很有記錄出來的必要，使人們看看在我們中國窮人的讀書，真是比登天還難。

這便是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的動機。

給什麼人看？

這本書寫了給什麼人看？我的答案是：——給窮小子們看！因為「少爺」們是不需要看這個的，他們自幼便「有閒」「有錢」，學校也便是給他們預備的，我不久在一次講演中曾說過這種話：

「現在的教育是少爺教育——而且是雙料的少爺教育；為什麼是「雙料」的呢？因為在家裏就受慣了十足的少爺教育，到學校以後，門房張三，廚子李四，校工王麻子，甚至教員職員，又緊跟着侍候，於是造成十足又加一加的「少爺」。這還不是雙料的嗎？」

所以這本書他們看了，一定會認為是神話，「那里會沒有錢念書呢？不會到爸爸保險櫃

「裏竿嗎？」

從前聽說過這樣的一個故事：

窮人向有錢的訴苦說：

「我連飯都沒得吃的，菜根都嚼不上！」

「那你爲什麼不知道買肉吃呢？」有錢的這位大爺很奇怪的反問。

「騎馬的不知道地走的苦」，這是一點也不錯的。

我這本書不是爲他們茶餘酒後，看着開心的；而是爲了無數窮的小子，尤其是「大兵」，讓他們看一看這苦學的經歷，知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祇要有一分努力，便有一分成就的。

中國的文字雖然艱深，雖然只是少數人拿在手裏，作爲愚弄我們的工具，可是我們在這文字未改革以前，也不要就「望而却步」，不去爭取——這是一份武器，我們「繳」了「械」，別人拿在手裏，就可以揍我們的。

尤其是在抗戰的今天，我們更要知道身外的許許多多的事，可是我們連個報紙也看不懂，這是不行的。聽見炮聲，才知道敵人打來了，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情？

別人總說我們「沒知識」，「喚不醒」，可是誰個來喚過我們，誰個不想我們越沒有知識越好？

差人拿個條子下鄉，說：

「喂！這公事上寫着的，你家要出五塊錢草鞋捐，兩個壯丁。」

那上頭像畫符一樣，畫上些道道，也許它認得我，我可是認不得它，——那麼只好差人說贈就是啥了。我們要認識了「字」，他不是就沒法哄我們了嗎？

所以靠人是不行的，得自己苦幹。

我這本書就是告訴讀者們一個「苦幹」的方法。不過各位一定要說，我一個大字不識，怎麼能看你這書呢？可是你們之中，並不是全不識字的，一定有許許多多人上過幾年學，「金錢」便不讓他再上下去了，便從此心灰意冷，與文字絕緣，這是不對的。諸位看了我這本書，便知道正式上學期間，一共一年零三個月，以後便完全靠我的「持久戰」，「磁鐵戰」，才收得今日的這一點功效，——我就是死同它（文字）纏着不鬆手，它終久會屈服於我。

許多失學的窮小子，我獻給諸位這一本怎樣戰勝文字的戰史；同時諸位看了以後，還要告訴一般根本沒有讀過書的朋友：「只管去苦幹！」你們能向他們複述我這本書的內容，至

少是可以給他們「仗仗胆子」的。

我想，我這本書就祇有給諸位看才合適。

本書的特點

講真的，這本書是沒有什麼特點的，——老實的記錄着窮小子的讀書生活，有什麼特點呢？要是一定要我說的話，也許有這兩三點值得提一提：

1. 一路本來是沒有的，人走了之後才有了路」。窮人讀書，似乎是不可能；可是只要你肯去走，一樣的會走出一條路子來。——本書便是一個過來人的記錄。

2. 少年們讀書，是被動的填鴨式的讀書，我們窮小子讀書，却是自動的學習，也祇有自動的學習，才能學得點真東西。——本書便是一個例證。

3. 窮小子讀書，不是爲着裝門面，不是爲着升官發財，更不是爲着吟風弄月，而是爲着應用的，——用它來觀察社會，了解社會，更進一步的來改革社會的。所以我們讀書，並不是囫圇吞棗，什麼都接受的，而是用批判的眼光來讀，吸取精華，而排拒毒素。

，液澤的。

「幹幹」，「自動的學習」，「批判的讀書」，——這三樣就免強算作本書的特點罷！

對讀者的希望

我希望讀了這本書的人，想想下列的問題：

1. 我學習「方塊字」，學了五十年，才有這點成就，這種艱深，難學，難寫，難讀的「方塊字」，是否有改革的必要呢？像康熙字典上的字，筆畫有多到幾十畫的，實在太麻煩了，我有一位朋友，他弄過一本簡字的書，我以為實在可以提倡；還有老友于右任先生近來出了一本標準草字的帖，我以為也可以應用，那較楷書省得多了，我們以前學一種文字，就可以應用，現在國防關係這樣密切，要學兩三種文字才可，方塊字筆畫再不簡寫，那非把人累吐血不可。一定要簡省出三分之二來，才可騰出時間學別的。

2. 窮小子讀書，為什麼就這樣困難呢？

3. 既是困難，我們還爲什麼偏要讀它呢？

4. 什麼書才是窮人讀的？讀了才與我們有益呢？

5. 讀了這本書，你們有些什麼感想？在寫作上還有些什麼意見？

這幾個簡單的問題，希望讀者能給我一個解答。——這是我所熱切盼望的。

好了，我不再多說什麼，就請你看本書的內容罷！

頭一本書和頭一位先生

一八九一年的秋天，當我十歲的時候，我才意外的獲得了求學的機會，經過的情形是如下所述：

那時我的家人，都客居在保定府城東二里地的一個村落，——康各莊上。父親是在軍營中作事，每月有十二兩銀子的薪餉。家用，應酬，父母又染有鴉片煙的嗜好（在清末，軍政界中，幾乎無人不吸），所以家境異常窮苦，「關餉」的那幾天，買點東西，贖贖當，馬上就光了，此後一月的大部份時間，都全靠着「當當」過活。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因為受到不識字的苦太多了，也特別掙節出錢來，讓家兄上了私塾，他讀到這年九月，因為在軍營中補上騎兵的名子，不得已輟學了。

當時的私塾，是一次交下一年的「束修」，家兄九月輟學，還剩餘着三個月的時間，父親便讓我頂這個空額子讀書。

這樣得到上學的機會，在少爺們看來，一定是覺得寒儉可笑的；可是在我，已經是難得的幸運。

在快到九月底的一天，父親帶我去拜見塾師，開始了我一生的最初的讀書生活。

這天，家人一清早都起來了，讓我穿上一年也只有過年過節才穿的新衣，換上乾淨鞋子；父親更鄭重其事的，穿起官服來；開叉袍子，對襟短袖子馬褂，粉底靴子，亮藍頂花翎的帽子。略略吃了一點東西，便一同出了門。

走了不遠，便看到葛四先生家的院子，在他院牆外面，有兩間小屋，在山牆那里，開着一個門，——這便是書房。

走到門口，看見室內已經稀稀落落的坐着幾個孩子，正高聲的念着書。門外一個孩子，正在升煤球爐子，弄得滿處是煤煙的氣味。

父親邁步走了進去，我跟在身後。靠屋子的那一頭，坐着一位老先生，約六十歲年紀，花白鬍子，小眼睛，拿着一根很長的旱烟袋，立起來同父親打着招呼，父親指着我向他說道

「老師！送這孩子來讀書！」